

第二十六章 紅錦辭牽宦室 明珠飛入龍湫

雲影自隨其岳和公之合浦，閱報知秦中奏捷皆由松、石二子。喜濤已與生會，遂作書郵寄入陝。石生聞雲入粵，憂曰：「二兄相繼出門，弟家與二女更有誰倚？」松曰：「他既出門，必安頓妥當也，不消慮得！」亦同作書問訊，並言松濤入贅之事。雲得書大喜。會卿雲出詔，令二千石以上俱賀表。雲為其岳屬草表上，人主悅，錫予甚厚。和公欲舉雲，雲辭曰：「我本無心出岫，區區浮名，非我志也。」遂止。

時散人已抵家。盈盈自出繡嶺，怯怯腰肢怎禁得千里辛苦！兼之暗抱憂心，漸覺朱顏憔悴。又見住居湫隘，絕非錦溪之比，兩道春山鎖成一處。彩蘋在旁時時勸慰，或調琴以待彈，或展枰以對奕，或歌其舊時佳句，以博開顏。盈盈賴此得稍舒蘊結。

有人送檳榔至，散人曰：「此方瘴氣甚多，中人即病，惟食檳榔可以除之。盈盈謂彩蘋曰：「老相公說此物能除瘴氣，只知山瘴可除，不知我愁瘴幾時得消？晚於燈下集藥名詩一律以自遣：

小院重門冬漏長，爐煙銷盡水沉香。
昏黃連夜雲兼月，契闊懷人參與商。
敲竹每防風攪夢，療愁終沒藥堪嘗。
鬱金常薄寒燈暗，強染烏絲續斷腸。

鄰有宦室，聞水翁有女，即來求婚。盈盈聞之，悲愁涕泣，幾不欲生。清氏詰問彩蘋，彩蘋復陳前事。清氏謂盈盈曰：「癡心女子負心漢，這話真不差！石家兒夫妻舉案已經數月，你還盼他來，便白了頭也盼不到了！昨日來說親的人家雖是宦家，聽得說他兒子是癡的。我想起來什麼癡，大人兒女任著性子，多有得是這樣顛狂的。我也不肯輕許他，如今也才得到家，且慢慢打聽，怕尋不出好女婿來？」後宦家復央媒來問肯。散人問清氏，清氏曰：「你好沒主意，回他就是了。你有多少女兒愁嫁不出去，要送與那呆公子！」散人曰：「我也猶豫不決，明日一心回了他罷！」次日覆了媒人。

宦與君守和公乃同年相好，見姻事屢求不遂，以托和公，欲以勢相籠絡。和公卻之不得，遣役持帖來招散人。散人驚疑，不知何故。及到署，和公令雲影入書房會散人，告以宦室求婚之事。散人曰：「老朽久客他鄉，攜眷初返，百務倥傯，何遽及此？況自度金屋茅簷勢同霞潦，亦不敢柳扳！」雲曰：「只須緣分相投，貧富貴賤在所不論。某宦之意甚堅，翁何不俯就，以全兩家之好？」散人曰：「翩翩公子何慮無闊閨門楣，豈其食魚必河之鯉？這卻斷難從命。」雲見散人堅辭不允，遂不復言。

茶畢，雲問曰：「翁向來作客何處？」散人曰：「客居荆南繡嶺已數十年，近日甫回。」雲訝曰：「繡嶺可就是賽桃源麼？」散人答曰：「便是，先生怎麼曉得？」雲曰：「曾經見過，怎不曉得？」散人曰：「彼中人跡罕到，問有來者，僕必知之！先生來自何年？僕何未識面？」雲曰：「身雖未到，這地方倒也識得。動問龍湫有一石蓮峰，今春因入陝迷路到彼，曾會此人否？」散人曰：「僕曾為石君下榻。君從何而知？」雲曰：「不才雲籠碧，與石君同里，相契最深。他秦中書回說，曾與繡嶺水氏聯姻，借問彼中可還有貴同宗麼？」散人曰：「只僕一家。」雲曰：「如此石友所聘是令愛了？」散人曰：「先生不知，石君已為山總戎東坦。」雲曰：「非也。山家姻事已成畫餅，翁卻未知。」散人曰：「說那裡話？他秋初入秦，隨即合巹，還有書寄僕，怎說已成畫餅？」雲曰：「翁誤矣。與山公令愛合巹，及敝友松月波，非石君也。」散人搖手曰：「先生誤，非僕誤也。松友為尋訪石君，也曾到過繡嶺。石君來書在前，松友入秦在後，如何扯得到他身上去？」雲不復辯，只令書童取出二子所寄之書云：「不能為公辯此。二友數日前才到之書，請看，便知孰誤孰不誤！」散人見書，惑滋甚，問曰：「山公有幾位小姐？」雲曰：「山公乏嗣，只有石君一位表姊。」散人目雲曰：「哦，也是這樣！」雲曰：「石友純篤之士，既與翁約為婚，寧肯復作他人之婿？向聞山公欲以此相強，敝友堅執不從，寄翁之書必非石友親札！」散人始悟前書之偽。

雲復出繡嶺圖，問曰：「畫中佳景，翁當熟識。」散人曰：「此圖乃繡嶺寺僧朗碑所藏，先生從何而得？」雲曰：「去年那和尚到敝梓，將此圖贈與石友。石友轉贈於我。請問賽桃源真境較此如何？」散人曰：「雖得其形似，個中曲折尚有未到。」雲曰：「有此妙境，恨不能旦暮遇之。翁反棄之而來，卻是何故？」散人慨然曰：「鄙意亦難以相告。此圖與二君之書乞暫假帶回，即當奉璧。」雲許之，復問曰：「適言宦室之事，不曾請教閨英有幾位？」散人曰：「說也惶愧，衰年朽質，也只有一个弱女。」雲曰：「這等就是石君的尊閨了！翁勿負敝友之約，宦室之求，吾當力拒。」

散人持書與嶺圖作別回家。清氏忙問何事，散人曰：「便是昨日辭婚一節，他要尋個有勢力的媒人彈壓於我，豈不好笑？」清氏曰：「你怎生說了？」散人曰：「我已矢口回絕了。只是回了一家，就許了一家來了！」清氏驚曰：「是那一家？又這樣草率？」散人曰：「聽我說，他是龍湫人，乃石蓮峰的契友。說石生到秦後曾有書回家，說與我家結婚，並不曾做山家女婿。」清氏曰：「我不信！依他說，那從前寄來的書是誰寫的？」散人曰：「更有可笑，方才他說山家也只有一个女兒，原要招石生為婿，他堅執不允。這句話當日到繡嶺來尋他那姓松的也曾對我說過。說起來，那封書竟是托名假造的。前邊說著我也不信，他把二友寄與他的書取出來，我看這卻不錯，山家才是近來招贅了那姓松的了！」清氏曰：「原來有這樣委曲，我想他也不該寫那一封書來！」散人曰：「我現將石生寄與這姓雲的書帶回來了，你拿去與女兒看看。」清氏指畫曰：「這是什麼？」散人曰：「是女兒畫的繡嶺圖。去年郎碑贈與石生，石生轉贈他的。我也帶來看看！」清氏曰：「你如今說將女兒許他，對那個說？」散人曰：「方才承這姓雲的十分叮嚀，他卻不知我家的原委。我暗想：這段姻緣竟有九分天意，不如還留與他罷！」

清氏持書入房曰：「我道這後生難道這等劣薄，原來入贅山家是那尋他的朋友！」盈盈突聞母言，不知何謂。清氏細述前事。盈盈聞言，並看二子之書，暗中生喜。彩蘋曰：「姊姊神見，早已識破是假，何待今日？」盈盈展見嶺圖，訝曰：「此圖與鄰舟女子所帶無異，也是梅、柳所臨。」清氏曰：「何處鄰舟？那個梅、柳？」盈盈復為母言二女辭樓之事。清氏曰：「這生不但才貌出群，更兼德行可嘉，是你與他有緣。巧巧今日會見姓雲的，才曉得從中關節。如今你父親要將你許他，我們又離了繡嶺，萬一他不來，豈不又相耽誤。」彩蘋曰：「那和尚與他的詩上說得明白，不用疑心，他一定是來的。」

次日，雲影來謁，言已謝絕宦室。散人甚喜，出書與畫還之。雲曰：「翁今是疑是信？」散人曰：「僕還疑是信，誰能信？」

棄，但吳粵相去甚遠，僕暮年無倚，將來作何歸著？」雲影沉吟良久，曰：「不才有一善策，欲了向平之事，當曲全兒女之情。若依愚見，翁向來客居異地，不若明春攜家同到敝梓，待我作書招石友回家，成全佳偶。一則可免敝友尋訪之勞，二則又有翁婿相依之樂，豈非兩便？」散人低回曰：「這事還待與寒荊商議。」

雲去，散人以語清氏。清氏曰：「這卻使不得！不知深淺，冒冒失失到了那裡，萬一從中有變，明日進退兩難，討人恥笑！」散人心亦不定。後雲影時時來訪，商及此事，散人曰：「雖蒙先生贊美，究不知令友之意如何，僕終不敢冒昧到彼相就。」雲曰：「翁於入楚之書，信所不當信；於學生之言，疑所不當疑。學生願為執柯，包無差誤。」散人自從到家，見親友凋零，人非物換，雖回故里，無異他鄉。感雲力勸，復與清氏計議，遂萌入吳之念。

越明年，燒燈初過，雲影欲回，促散人偕行。散人之意遂決。雲擇日別其岳，與散人舉家就道。盈盈謂彩蘋曰：「何所聞而來？何所見而去？席猶未暖，又復長征，怎禁得這般困頓？」彩蘋曰：「不遇雲相公，怎便得住龍湫？若非回粵，又怎得與雲相公相遇？這來去之關鍵甚大，卻不徒勞。」盈盈曰：「蠟丸詩云『盡道珠還珠復飛』，真如燭照！」

數計一路山程水驛，到得龍湫，又是仲春將盡。既抵家，雲影入門，書帶看見，連忙報知碧娘。碧娘見雲影，先詢其父之安。雲亦隨問石生之母。碧娘曰：「自你出門後，我就接來同住。如今現在我家，甚是平安。」雲大喜曰：「得卿如此，我亦心感。」雲見生母，母謝曰：「老身一家打攬府上，承大娘多般照看，十分感愧！」雲曰：「正該如此。只是家常定有不到之處，還要見諒！」隨令家人搬取行李，告生母曰：「還有一事恭喜，小姪已為蓮峰挈眷歸矣！」生母驚問，雲影細述前事。母曰：「去年大娘說他陝中來書，說與繡嶺水氏結親，我正愁他山遙路遠，日後怎生處置，又蒙如此勞心，愚母子何緣蒙賢夫婦周全備至？誠何以報？」

時彩蘋與彩綠先入室。碧娘見彩蘋曰：「婢且驚人，美人將如何？」少頃，散人率婦女進門，碧娘延清氏、盈盈入內。清氏與生母相見，各申姻婭之誼。隨命盈盈拜見，母拉起，喜曰：「此真吾兒之配！」清氏復向碧娘致謝雲影玉成之德。碧娘私語雲曰：「石君得佳麗，你又輸他一籌！」雲笑曰：「所性不同，我只道你好。」碧娘曰：「我房裡還有一個佳人，你去看看！」

雲進房見柳絲，即問曰：「你在這裡？怎不見梅姊？」柳掩淚曰：「自君別後，有一狂且作難，只得暫避君家。梅姊攜阿姥避往庾嶺去了。」雲驚問作難之事，柳備言之。雲曰：「這都是我出門之故，他不同來，獨往庾嶺，卻是何意？」呼碧娘曰：「我交你兩個，如何少了一個？你難道不該叫人去留他？」碧娘曰：「柳姑娘你聽麼，我說這場埋怨不能免的。」柳曰：「大娘再三勸阻，他決意要去！」雲曰：「去時曾有何說？」柳曰：「說待石郎回來，遣人到彼接他。」雲曰：「可惜我們往庾嶺經過，當面失之。你二人如此，始不負石君之約，且待回來去接罷了！」

雲妻引盈盈見柳絲。柳絲先已知之，延入房中，倒身下拜。盈盈急扶住曰：「姊姊怎行此禮？顧碧娘曰：「動問此位是誰？」碧娘曰：「這是柳姑娘。」盈盈不待其辭之畢，心已明白，便曰：「敢就是畫雁圖的柳家姊姊麼？」柳絲羞慚俯首。盈盈曰：「知名已久，今日幸會。向聞與梅姊同居，今彼何在？」碧娘為言避難之事。盈盈回顧彩蘋曰：「如此說，去歲江皋所遇的是他無疑！早知如此，悔不載與同歸。」至晚，盈盈遂與柳絲同寢，十分親切。散人遂暫住雲家，雲即作書入陝招生。